荐读 腐得有内涵，朽得有气质

▮文 | 唐骋华 ▮图 | 资料

毛尖
浙江宁波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士、中文系硕士，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慢慢微笑》《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等。

毛尖是我非常喜欢的影评人，她比张颐武老师多了点幽默，比郭小橹多了点灵动，又比洁尘大姐多了点深度，既有文艺范儿，偶尔还夹带着忧伤。基本上，从文字到观点到结构，她均拿捏准了“刚刚好”的海派风格，有一丝丝华丽，又不致令人发腻。

上海书展上自然也活跃着毛尖的身影，每当与之近在咫尺，我就颇想真情告白一下：“毛老师，我是读着您的文章成长为文艺青年并向文艺中年迈进的！”好吧，我并没有太夸张，《非常罪，非常美》出版于9年前，其中很多篇章更是十多年前写就的，尽管2010年出过增订本，诸粉丝依然盼望毛老师有新作问世。此次，她带来了《例外：毛尖电影随笔》。

十年相隔，有什么变化吗？我以为比较显眼的是，个别篇什浅得不像话，评论似隔靴搔痒，缺乏文艺青年应有的技艺。倒不是毛尖的水准下降，她如此剖白：“影评人，听上去蛮酷的不是？现在不酷了……豆瓣里的骨灰粉一个个都是福尔摩斯，看得出汤姆·克鲁斯在《碟中谍4》中的思维模式和《碟中谍3》有区别；电影课上的学生一个个都是佐藤忠男，说起小津说起费里尼说起希区柯克全跟自己亲戚似的。一个影评人还有什么呢？”

鉴于此，毛尖另辟蹊径，不再迷恋于“非常罪非常美”的写作方式，而是多了短平快的文章。效果怎样呢？恕我直言，好比你抱着观赏锦华绸缎的心却发现摆到眼前的是一大堆花边，空有俏皮的灵感，而无质地可言，一阵风就能吹散。把大餐分拆了卖本没错，可干脆分拆成了佐料，那还叫美食吗？就此而言，《例外》中的若干文字纯属投机未成反蚀把米。

好了，你们看出来了，我一会儿强调“个别”、一会儿强调“若干”，意思分明是本书瑕不掩瑜，批评完就该赞扬了。此即欲扬先抑。

确实有几篇很能体现毛尖对电影的“懂”。在《烂片笔记》里她告诉读者，为什么同样的桥段，有的导演能玩成经典，有的则不幸被评论界的口水淹死；为什么《波特拉》和《戏王之王》都有着“烂片式”的样貌、语调和故事，但前者偏偏能跻身一流，后者只能介于入流和不入流之间……为什么？一句话：“烂片的桥段，如果用短跑速度制作，就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相反，新鲜桥段煮到十分钟，就有炖烂希望”。类似的点拨，书中还有不少。这才对嘛，话说我们热爱毛老师的“腐朽”文风，就是因为腐得有内涵朽得有气质啊！

《例外》也延续了毛尖擅长写大导演的特点。她对小津安二郎的解读很到位，洞悉了其“喝酒吃饭”镜头背后的人生况味，对侯麦、特吕弗、许鞍华亦有精彩点评。

不过，最出彩的当数描写“比胖还胖”的希区柯克。在毛尖笔下，这位好莱坞悬疑大师居然“吊丝”味十足：“悲伤的希区柯克，拖着三百磅的身体，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聪明，比所有男人更靠近美人，却注定只能用影像宣泄窘迫的激情。”读罢此文，我不禁感叹希大师镜头中的阴暗原来是压抑出来的，同时感叹，好莱坞真是人心淳朴，瞧，堂堂希大师被憋屈成那样！

书评 谁想成为“百变人”？

▮文 | 于是 ▮图 | 资料

四十多年前，莱恩哈特写下了掷骰者的传奇，旧版的上帝固化为六面体的骰子，在这本书里尽显神迹。这是唯一的道具，这是简化的神旨。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中文版，竟觉得书中人的困扰与我们格外匹配：优越无忧的中产阶级徒然无病呻吟，向往激动的初体验能够再现，拥有一切平庸物质之后，反而向往出格。

故事不难概括：精神病医生卢克·莱恩哈特（与作者同名）无法忍耐平庸复现的中产阶级美妙生活，在偶尔听从骰子的指示后，逐渐认定人生的所有决定都该由骰子决定。从自己的出格（颠覆心理疗程、装疯卖傻），到劝诱他人出格（儿子、病人、情妇），最后形成一套煞有介事的“掷骰经”，追随者众，成立了掷骰中心……

在这样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行动之后，莱恩哈特医生和纽约精神科医生协会的辩论显得尤其重要——在小说虚构的世界里，骰子指令的事件大都被完成了，虚构中的主人公才能挺着腰板说，“我们把过去那种适用于简单、统一、稳定的社会的人的理想形象一直延续到了我们如今这个复杂的多元化社会中。在这个与我们时代脱节的伦理观念下，我们认为‘诚实’和‘坦白’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而谎言和表演则被认为是邪恶的。”

卢克从一个憋屈的中年危机心理医生突变成六面人、百变人，虚无主义、反心理学主张者，读懂这部书的人是读懂了对虚妄现实的摒弃和嘲笑。他抨击现代心理学时不留情面，“人类性格整个的趋势就是固化成一具尸体。你不能改变尸体。你只能把它们打扮整齐，让它们看上去体面些。”他执行骰子的神旨时也是不容退缩和敷衍的，哪怕是杀伤抢掠，这当然会让人害怕、反感、指责，然而他用虚构的逻辑证明，一个现代人要获得灵魂的解放、自我重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你只能崩毁原有的自我。于是，掷骰者唤醒了灵魂，也置掷骰者于新的险境，这是创作者的两难。这样的悖论充斥书中情节，作者不加评价。

《骰子人生》
作者：[美] 卢克·莱恩哈特
译者：陈正宇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我看来，掷骰者的故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伸张了自我的多重性，争辩了在这个诡异世界里需要更多人性修炼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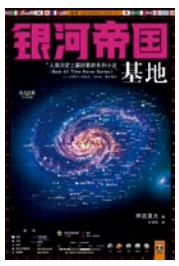
世俗武断的价值观严重束缚了人类，尤其是有能力追求更高更多更好的中产阶级，因而他们渴望释放人格中不曾被允许、不曾被释放的能力和欲望。这是掷骰者一呼百应的根源，这是虚构中的一呼百应，也证明了现实中存在这种逻辑的可能性，所以能让现实中的读者激情腾跃——心里话都被恶狠狠地勾出来了，实践方案也是现成的摆在眼前了，恨不得立刻投身其中，彻底告别自己悲催无望惨绿人生，而这，便是邪典 (cult) 艺术存在的缘由。

邪典电影和小说是二战结束后出现的非主流艺术形式，cult一词就是来源于culture，即次文化。邪典艺术的本质特征是走极端，必须心无旁骛地实施匪夷所思的事件，借此达到和现实最大程度的隔绝。邪典诉求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走向巅峰，应和着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社会中日渐萎顿的人类灵魂，挑衅着现存伦理制度，加剧感官的刺激，以求更犀利地挠到痛痒，更彻底的宣泄。观看不忌讳人类各种丑恶的邪典作品，我们会得到深深的自我认同。出版于1971年的《骰子人生》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无数人声称它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

无论邪戾与否，谁也无法抗拒成为“百变人”的多重自我的实现，谁让这个谎言构成的世界竟然强制我们只用一个被规范的面具苟活？！

然而，莱恩哈特的写作并不是先锋实验的，相反，这部小说流畅好读。因是虚构，你才可以从观念的颠覆中回到现实，告诉自己：这是妄想，是奢望，是在病态整合的现存世界里自求分解的假意超脱。

New book 新书



《银河帝国：基地》
作者：[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翻译：叶李华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学三定律”是当代机器人研究的基本法则，他预言了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图书馆，预言了人类将进行太空殖民。而他的《银河帝国》三部曲，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想象力的极限，讲述了人类未来两万年的历史。人类带着他们永不磨灭的愚昧与智慧、贪婪与良知，登上了一个个荒凉的星球，统一银河系，建立了银河帝国。

《逃跑者》
作者：乌青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三个身份模糊的年轻人，丁西拌、路易、秋厚布，没有目的地游窜在中国各地。他们热衷一切连锁的事物：国际青年旅舍、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宜家……因而，他们去到的都是旅游城市，但他们从来不为看风景而驻足。他们一直在逃跑，一直在搭 ，一直为了说不清缘由的悲伤而悲伤。